

1906 年  
第 621-682 期





## 演說

◎先給諸位報個喜信◎

雷 處

倡議國民捐以來 已經八箇月功夫了 戶部銀行代收捐款 也收了三箇來月 京津各處認捐的 誠然是踴躍的很 怎奈所收的款項 到底有限 是甚麼緣故呢 一則京城貧富不齊 有有心無力的 有有力無心的 還有心力兩全 事情擠對的不敢出頭 專指望著設書的 賣菜的 賣烟捲的 那可就糟了糕了 披著被窩上朝 苦盡忠 把窮人都急死 也是枉然 只怕一萬年也辦不妥 再說沒有箇總匯處 南北各省 團體結不成 指望一箇北京城 人人報了捐 能夠湊上多少呀 許多悶葫蘆罐子 摔也摔不破 將來可真要大後悔的 前天有箇江南朋友 是商界中人 回家二年多啦 新近來京 見著面兒 彼此沒說甚麼套話 我就問他正經事 北京創辦國民捐 你們貴處 知道不知道呀 那朋友答道 怎麼不知 常言說的好 一箇雷天下響〔比喻話〕這大的要緊事 還有不知道的麼 我說既然是知道 大家可有箇辦法沒有 朋友把頭搖了兩搖 說道 這個要 倒沒聽見人說 據我們的傻念頭 要叫全國人出力 大家夥兒一齊拿錢 只怕照著現在的辦法 還不行嘍 我說朋友 這是什麼話呀 南幾省的人 最喜歡辦善舉 最喜歡起誓〔侵吞賬款 雷擊火焚〕無論是什麼事 總是南方朋友出頭 如今這樣的大義務 還能夠袖手旁觀嗎 朋友哼了一聲 答道 旁人暫且別題 就拿兄弟我說吧 雖然不甚充足 家裏也還有碗粥喝 要叫我盡這個義務啊 心裏先就不能舒服 爲甚麼不舒服 我可不便說 聽罷這話 很覺著詫異 死乞白賴 叫他把細情說說 說了出來 不由人又羞又恨 自己問問心 萬不能怪人家說的無理 你情他不肯認捐 是箇甚麼原故呀 唉 他說中國所欠外債 庚子年賠款最多 關禍出在一二人 認賠也出在一二人 全國人民 誰都不知道 庚子那場大禍 可是沒有南方人的事 大眾跟著受冤枉罪 真叫作玉石俱焚 今天再要叫人家傾家蕩產 拚出命來認捐 真正的罪魁禍首 反倒逍遙事外 若照着憲法說 實在沒有這樣的道理罷 俗語常言



摩摩他的腦袋 就算有多大的福分 (傻) 請行知烏里雅蘇台將軍 派員沿途照料 按蒙民尊重活佛 真是一片誠心 可憐一味的迷信 蠢笨愚頑 毫無見解 政府要能設法開通他 把他們敬活佛的心 化成愛國思想 西北沿邊一帶 真可以無憂了

專使回國的日期○澤公的隨員 商部楊主事 寄來的電報 說澤尙李三大臣 約在六月裏 可以回到北京 俄人貪心○俄人的貪心 向來最利害 前在關東地方 不知費了多少經營 雖不得志 還是不肯甘休 拿定了主意 要在蒙古地方找便宜 有個俄國商人 在庫倫開挖金砂 虧空太重 沒能辦成 又見某地方 出有水晶礦 打算再招股本 設立公司 開挖水晶 請看俄商 辦事有多們專心

## 本京新聞

警務學堂覆試的笑話○警務學堂覆試一節 已登前報 今又聽說 覆試那一天 主考的還是日本人 有五 六箇人 報考算學 日本人出的問題 很是新鮮 四個人吃三斤餅 每人應吃多少 有一個學生 立刻 回答出來 說三個人吃 一個人看着 日本人說 好好 嘴直心快 我必取中你 此等問答 白種人一定說不出來 按川島浪速 本不明白警務 中國人有眼無珠 把個警務學堂 偏要叫他管理 所用各教 習 未必全是日本警務中人 考試大典 竟出這樣笑話 平日辦事 可想而知 每月開銷好幾千兩 實在的可惜

喜六的罪惡多端○內城有個法宅 本是作官的人家 近幾年已經敗落 雖有些產業 家裡無人 只剩一位 姨太太 又不十分能幹 遠親近友 都要干預他的家務 姨太太有箇兄弟 時常往來 幫助辦辦事 還在情理之中 家人喜六 在庚子那年 就有些個萬惡 所作的事 說出來很不好聽 搬在法宅居住 天長日久 也干預上家務 房產地畝 大半歸他管理 姨太太因事跟兄弟吵鬧 喜六出頭 八個不答應 跑到官廳 報說鬧明火 找了個臭面子 才算拉倒 姨太太的兄弟 憤氣不出 在外城總廳 又告了喜六 也是含糊了結 說了半天 喜六管法宅的閑事 到底有甚麼原故呢 這其中的事情太多 不便細說 喜六罪惡多端 令人切齒 損壞主人家的聲名 霸佔主人家的產業 欺蒙拐騙 死有餘辜 第二個張傻子○有個買良爲娼的人 名叫山東李二 現在陝西巷開設小班 行爲跟張傻子相仿 凡他所領

的妓女 他沒有一個不霸佔的 霸佔之後 纔送到下處賣娼 稍不如意 非刑拷打 北京妓館裏頭 向來是暗無天日 這樣很毒的 不止一兩家 衛生局既然收捐 就得出來保護 像這種萬惡的領家 總該查禁纔對 再不改過 濟良所可以干預

請看萬惡的拐子手○京南禮賢鎮 有個姓王的女子 自幼兒父死母嫁 給人家當義女 後來又給姓李的作童養媳婦 新近被人拐上京來 這個拐子也姓李 交給保安寺街的孟寡婦 逼令為娼 認識一個姓徐的 訴說被拐情由 徐姓花了三十兩銀子 買出去為妻 就在保安寺街居住 不料拐子李姓 又找了去冒認兄妹 此女怕他凶惡 不敢不認 這一下子可壞了 吃喝攪擾 勒索錢財 還不為奇 並要行無禮的事 女子告訴丈夫 搬家躲避 李姓又追了去 徐姓太窩囊 攪的不能度日 這天又要行無禮 女子正在做針線 一定不從 劈手搶過剪子去 在腿上連扎了好幾個窟窿 女子哭喊救命 經街坊前來勸解 李姓逃跑 徐姓真不能忍 報明崗兵 投案打官司 已經解送西分局 像這種淫惡凶徒 局裏的老爺 絕計不能輕饒他罷

水夫頭更名充差○東單牌樓 第二段水夫頭馬福 倚仗跟警巡是親戚 竟敢舞弊想錢 在各買賣攤子上勒索花費 經東局總辦查明 立時驅逐 正遇總辦調差交卸 有個木廠子掌櫃的 替他轉求某委員 准馬福改名馬順 正巧貴胄學堂門外 加派水段 他又去當夫頭 雖是一件小事 可見巡局裏辦公 也不能毫無弊病嘔

又一個崗兵盡職○昨天下午 虎坊橋地方 有一個幼童 走迷道路 找不着家 哭叫連天 聽著很可憐 旁邊佔著個崗兵〔七百八十四號〕問明住處 立時把他送回家去 巡兵站崗 本為是保護人民 於人方便 正是盡自己的責任 可獎 可獎

### 各省新聞

山西大風成災(山西) 太原省來信 說介休縣一帶 有一天忽起大風 飛沙揚塵 遮蔽天日 白晝如同黑夜 什麼都看不見 約有幾點鐘工夫 樹木連根拔起 房子倒塌的很多 這樣大風 真是少有

派員南文地畝 (漢口) 湖北張香帥 委派施鶴道桑鐵珊觀察 前往漢口後湖 丈量地畝 目下已到漢口  
督率夏口廳工房書吏 按段清丈

分設菜市 (安慶) 省城裡外 街道本來狹窄 又搭着肉案魚攤 沿路擺滿 與衛生很有妨碍 陳臬司會同  
歐曾兩觀察 要在省城地方 修建菜市廠 分爲東西南北中五路 委典史沈昌淦監工 不久一律修齊

藥王爺不識抬舉 (廣東) 天時不正 冷暖無常 不講衛生的人 這個時候 最容易受病 廣東省城一帶

近來患病的人很多 愚民無知 可就造開了謠言 說是得罪藥王爺啦 三箇一羣 兩箇一夥 紛紛給藥  
王去燒香 燒香還怕不中用 大家立了個神會 抬着藥王的偶像 配上許多執事 鳴鑼響鼓 游巡各街  
這些箇傻人 心裏還說呢 這們一巴結藥王爺 患病的人 一定就少了 鬧開了兩三天 病人照舊不  
少 藥王呀藥王 你也太不識抬舉了

放砲求晴 (廣東) 本年春夏 廣東雨多晴少 農務蠶桑 都有妨碍 現時急盼放晴 由四月初九日起 每  
天子午卯酉四個時辰 放炮洩陽氣 好把陰雲散開 出告示曉諭民間 不必驚慌 並不准妄造謠言 按  
廣東風氣 開的最早 到如今還不懂得陰晴的理 北省的愚民 更不必說了

### 來函

京話日報主人台鑒 適纔看見四月十四日的報 有三義成等三家的來函 託貴館重新排印普勸四萬萬同胞  
努力報効國民捐的傳單 此段事情 我們幾個人 倒也存心已久 就恐怕貴報館無暇及此 所以我們未敢  
冒昧 現在既有人拜託貴館排印傳單 這就好啦 我們幾個人 也向貴館討個二皮臉 等著把人家的印完  
了 打算求貴館 再多印點子 賣給我們十元錢的 不知能印不能印 我們就爲的是撒散撒散 開通開通  
人心 叫他們細細的看看 萬一有幾位熱血未冷的 樂意上捐 也未可知 我們就知道盛京本城的京貨行  
全都上了國民捐 還沒聽說有別的行裡上捐 大約是必有捐的 可惜我們都不知道 故此要撒撒傳單  
提倡提倡 叫大眾明白明白 也算是我們盡了一點義務 隨信寄去郵票十元 如蒙允許 把傳單寄交營口  
萬興利王璞山代收 此信寫的實在荒疏 內中倘有落字別字等弊 還望貴館主筆改改 特此敬請文安  
岳會卿 劉子淑 王廷佐 王輔廷 郝杏坡 楊履安 王致三 許蔭普 李茂然 王璞山 全拜託

# 官門

四月二十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陳璧前往東陵請 訓 荊州副都統松鶴請 訓 新授 廣東道吳煦謝 恩 馬吉樟 周爰諷 曾廣銓預備 召見 善豫做滿請 安 召見軍機 松鶴 吳煦 馬吉樟 周爰諷 曾廣銓

# 電報

駐日德使接任○東京電報說 德國政府 新派駐日公使 已到東京接任 蒙王到日○又說 土爾扈特王 前往日本游學 已到東京 東亞青年會 開會歡迎 中日韓三國人 赴會 的很多 並有人演說 三國邦交 從此當極力親密 英土交涉○英京電報說 英土交涉 現雖了結 駐土英公使 還是不很足意 因為土國給英國的公文 言 語含糊 將來怕要反覆 英公使因此照會土政府 前項公文 還得改正 議開日英銀行○東京電又說 日本富商 要在東京地方 開辦日英銀行 已在英國京城招募股款 今年一 准開辦

添造兵船○又說 日本海軍部 現在本國船廠 定造戰鬥艦二隻 巡洋艦四隻 魚雷艇數隻 又在英國船 廠 定造戰鬥艦兩隻 西八月間 大約可以造成

俄議院的要求○英京電說 俄國議院會議 監獄裏頭 收押的人犯很多 全是無辜良民 官場有心苛待 俄國政府 既要保護人民 先得把這些官吏 按律治罪

俄議院要求的條款○德京電報說 俄國議院 跟俄皇要求的條款 計有六宗 (一)宣布大赦恩詔 (二)都 得有選舉權柄 以前的限制 一律撤去 (三)當道大臣 他們所作的事 自己要担責任 (四)應當修改 法律 免去死刑 (五)改正官制 裁撤樞密院 (六)准民間自由結會 (可不是野蠻會)

## 演說

◎先給諸位報個喜信◎

〔續昨〕

語 錄

照昨天那篇話 彷彿是早有了打算 料定了國民捐的收場 其實全是憤激之談 何嘗不明白自己了自己的債呢 我們經過一回舊事 取他來比方比方 請衆位聽聽 當年我有一家至親 是同鄉弟兄三人 老大老三 很知道要強自立 費盡萬苦千辛 掙下了一分家業 無奈美中不足 單單老二沒出息 吃喝嫖賭吸大煙 樣樣兒都好習 交了些狐朋狗友 一個箇白吃白喝 從前老二沒了錢 不過自己掏窟窿借當 後來搞借無門 免不了偷與偷賣 老大老三兩個 要是顧全大局 很可以商量個好主義 別管二一添作五 三十一 把老二所有的虧空 問個清清楚楚 替他把外債還清 激發出老二的天良 從此也許改了過 那裡知道 哥兒兩個 因為父母偏愛二爺 賭氣子不聞不問 存著天塌壓衆人的俗見 誰也不肯管一管 以為自己的汗血 豈肯給敗家子兒還虧空 噯呦 不想握著耳朵偷鈴鐺 由著他一敗塗地 越鬧越糟 能夠掙錢的 也就剩了長吁短嘆了罷 等到父母去世 大家樓一樓算盤 結了 這纔睜大了眼睛 落個後悔無及 後來老大老三 也跟著挨餓受凍 這全是我眼見的實事 衆位呀 照著這家子弟兄三個 大可以比方南省北省的同胞了 如今的局勢 還是大家團成一氣 早早把國債還清了好哇 還是關上門搗亂 由著外人從中取利好呢 日後人家真要來瓜分 絕不替借們分南北 那時你要告訴外人說 我們南省沒有練拳 沒有殺教 既不能認賠款 也不願當奴隸 這話有人聽沒有呀 我願全國結成一家 學一學法蘭西的樣子 別料人家直笑話 說中國人沒有兩個人的團體 您想想罷 這話難愛不難受呀 我那朋友聽完 很覺着心裏省悟 說道 照你這樣說來 實在的不爲無理 我今天回去 先跟我們同鄉商量商量 隨後再給家鄉寄個信 萬一辦成了此事 也好見得起各國人 只有一件事爲難 我一個買賣商人 那裏担得起這麼大事呢 我說不然 此話不可這樣說 去年第一次勸捐的演說 出在王彭兩個人 仗著



告是箇苦老婆子 花了八十吊錢 沒有被告花的多 屢次到案 並不傳問 把原告耗的沒了法子 又去喊冤 差役喫足了被告的錢 說原告是誤賴好人 有人在天津遊逛 遇著一個被拐的娼妓 訴說情由 跟以上的事情相似 已經托他去子細打聽 打聽清楚 再把細情登出

內城西局的警務三則○本月十九日午後九鐘多鐘 西四牌樓北石碑胡同東口外 有一箇鄉下人 推着小車子 往馬路上走 被站崗巡捕看見 不發一言 舉起指揮棍來 沒頭沒腦 亂打一回 打得這個人鼻青臉腫 過路人全都代抱不平 極力勸解 方纔放手

二十一日午後將六點鐘的時候 西四牌樓寶禪寺東口外 有兩個拉人力車的人 把車放在馬路旁邊 到飯攤去喫飯 站崗巡捕將車亂推亂搖 口中還說那個口口口的車呀 這兩個人聽見 趕緊跑過來拉車 巡捕也是用指揮棍亂打 並將拉車的人 闕進寶禪寺胡同口裡 連便路停車欄內 都不准攔車

二十三日早七點多鐘 有重載大車一輛 上跨著內監 在西四牌樓馬路上行走〔沿路並無攔阻〕走到護國寺的北邊 有打掃馬路的夫役 告訴他按照警章 重車不得在馬路上行走 內監大怒 從車上抽出一根棍子 把夫役亂打一頓 嘴裡還不乾不淨的直罵 約有一刻多鐘的工夫 方纔跨上大車 軋著馬路走了 本段站崗巡捕 在旁邊看著冷笑 彷彿與自己不相干

告示太文○街面上張貼告示 原爲是曉諭民間 要叫大家 知道官府的意思 越俗越淺越有用 斷不可要筆頭兒 敷衍空文 貼一張告示 無論何人 一看就懂 那纔不糟踏紙張 文理太深 沒用過辭章功夫

的 那 裡 看 得 下 去 呢 本 報 從 前 年 勸 起 好 容 易 出 了 白 話 告 示 很 見 功 效 前 天 巡 警 部 忽 然 張 貼 一 篇 大 文 章 因 為 修 理 馬 路 勸 商 民 拆 讓 房 屋 文 章 做 的 雖 好 可 惜 白 耗 心 思 下 等 社 會 人 不 但 字 面 兒 上 解 不 開 連 句 子 都 沒 法 念 斷 胡 猜 亂 講 全 不 知 所 為 何 事 要 打 算 在 堂 官 面 前 獻 才 學 不 妨 作 幾 篇 駢 體 文 呈 政 呈 政 既 然 貼 在 街 在 總 得 遷 就 字 義 艱 深 無 益 有 損

收 木 稅 鬧 了 麻 煩 ○ 某 木 商 領 外 人 股 本 運 來 的 木 料 很 多 在 海 關 起 有 三 聯 單 想 著 到 處 放 行 不 致 再 有 就 誤 貨 物 到 了 前 門 有 通 永 道 派 來 木 稅 委 員 不 明 白 三 聯 單 的 章 程 扣 留 不 放 木 商 的 洋 東 請 某 公 使 給 北 洋 大 臣 去 信 變 成 了 交 涉 事 件 委 員 著 了 荒 求 著 木 商 起 貨 他 反 倒 拿 捏 起 來 啦 貨 場 的 木 料 堆 積 如 山 這 件 事 情 真 要 鬧 麻 煩 中 國 的 稅 關 凡 華 商 運 貨 處 處 喫 虧 借 重 了 外 人 可 就 站 便 宜 所 以 都 願 意 依 傍 人 何 況 實 在 是 人 家 理 長 呢 委 員 該 罰

塘 塞 官 司 的 講 報 處 ○ 前 些 日 子 報 上 說 有 一 個 當 商 唐 姓 自 己 的 房 產 座 落 崇 文 門 東 夾 道 被 租 戶 張 姓 霸 佔 現 在 已 經 成 了 詞 告 狀 的 那 天 非 常 可 笑 原 被告 坐 著 一 輛 車 到 了 東 局 東 局 不 管 從 中 又 轉 了 幾 個 灣 子 好 容 易 到 了 總 廳 總 廳 又 往 東 局 裏 推 唐 姓 把 東 局 不 收 的 情 形 說 明 總 廳 這 纔 收 問 承 審 的 老 爺 也 不 替 原 告 作 主 叫 他 們 自 己 去 說 合 要 是 能 說 台 小 民 何 必 打 官 司 呢 張 姓 自 理 短 在 堂 上 供 說 現 在 開 茶 館 為 的 是 講 報 講 報 也 成 了 塘 塞 官 司 的 事 真 是 奇 聞 張 姓 的 家 眷 生 在 舖 內 亂 七 八 糟 有 傷 風 化 此 等 人 也 要 立 講 報 處 凡 是 暗 娼 賭 局 都 可 以 假 充 講 報 處 了 這 個 流 弊 不 可 不 防

象 房 的 頭 目 夜 受 賄 ○ 德 兵 在 象 房 取 土 專 取 帶 青 草 的 土 皮 拉 去 鋪 地 要 把 意 思 說 明 也 算 不 了 甚 麼 德 兵 看 著 守 門 的 太 苦 給 了 幾 塊 錢 可 就 招 出 許 多 的 話 來 頭 目 人 某 某 並 不 知 情 象 房 那 塊 地 方 很 可 以 造 一 處 公 園 若 准 商 民 承 領 西 城 的 市 面 必 可 以 振 舉 起 來 荒 廢 無 用 實 在 可 惜 白 雲 觀 有 信 開 學 ○ 白 雲 觀 興 學 一 層 早 登 本 報 高 雲 溪 上 人 在 本 觀 花 園 子 裡 設 立 小 學 堂 一 處 專 招 左 近 聰 明 子 弟 不 收 學 費 一 切 功 課 都 按 奏 定 章 程 辦 理 不 久 就 要 開 學 俄 公 使 要 租 花 園 子 遊 暑 已 經 高 雲 溪 辭 謝 了

乞 丐 入 所 ○ 東 安 門 內 乞 丐 極 多 前 天 經 徐 尚 書 看 見 有 十 餘 名 乞 丐 交 派 本 段 巡 捕 都 給 送 入 習 藝 所 全 變 為 有 用 的 材 料 啦 但 貧 民 罪 犯 總 得 分 別 安 置 切 不 可 混 在 一 起

啓者本公司不惜重資由外洋購運上品新鮮菓汁藥料專請上等技師精製各種汽水糖漿外考究先加糖漿水蒸熱以砂漏紅涼過熱水淋滴清潔與眾大不相同且

馬橋夫一齊被誘○前天報上說 世中堂轎前 有康姓父子喊冤 轎子過去 馬夫合轎夫要錢 世中堂耳有所聞 當時查明 把馬夫轎夫 一齊逐去 足見中堂大人們 端坐轎中 轎子後的事 一概不知道 班兒車走馬路 故意違犯警章 也是這個情形嘔

巡兵的熱心可取○城外七百八十四號巡兵 遇着小孩迷路 給人送回家中 能盡責任 實在可獎 已紀前報 這個巡兵 昨天又辦了一件新鮮事 他看見街上的臭糞太多 有碍衛生 跑到糞廠子裏 拉着一個掏糞的就走 掏糞的腿脚不靈 走路很慢 巡兵性子急 搶過糞桶糞勺 自己就打掃起來 風氣初開 人民的熱心太猛 辦起事來 總免不了有過火的地方 論巡兵的體統 不應該作這些個事 潑水掃街 另有夫役 何況是打掃臭糞呢 話雖如此 一片誠實熱心 也不無可取

### 各省新聞

熱心報効國民捐 (奉天) 省城北鄉 師範傳習所 所有教員學生 合辦事的人 一律報効國民捐 這筆款項 由學務處轉交官銀號 一面又懸出牌示 誇他們急公好義 實在可敬

抽大烟的人請看 (湖北) 湖廣總督張宮保 最不喜歡人抽大煙 他手下的屬員 凡有大煙癮的 總得想法子斷淨 湖北藩台 近來又奉有宮保的面諭 叫把抽煙的數目 詳細查明 一律發給執照 每張收費三元 上海人抽大煙的 照費加倍 土店煙館 也都要給一張執照 按着買賣的大小 再定照費的數目 每月至少 也得認交十五元 無論是抽煙的人 無論是土店煙館 不領執照 經官查出 加倍重罰 實行禁煙 非此不可

山西出了熱心人 (山西) 山西地方 到處都有礦產 除去鐵礦之外 別的礦也不少 就按平陸縣一處說 寨后村出有煤礦 坡底河出有石膏礦 雖十河出有鉛礦 這等的好產業 怎想福公司不動心 本省的人 倒不很注意 在本京作買賣的山西人 專在一錢八分上計較 所以我們說山西人無大志 好了 好了 如今可出來熱心的君子了 刑部主事狄樓海 即用知縣劉綿訓 此外還有幾位舉貢生員 都是那裡的紳士 要在平陸縣城裏設立公司 名叫平陸縣礦務有限公司 專辦本縣各項礦務 招股章程 定的是五十兩銀子一股 招足兩千股 就要開辦 已經報官立案了

宮門鈔

四月二十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崇壽假滿請 安 呂珮芬 汪鳳藻 尹昌齡 預備 召

見 召見軍機 呂珮芬 汪鳳藻 尹昌齡

四月分教職選單〔教授〕陝西延安李步瀛西安甲 湖南長沙丁明燮靖州拔 廣東高州黃禹襄廣州舉 廣西

梧州蔣名材桂林舉 貴州銅仁楊通野思南舉 奉天錦州董浚澤正紅漢舉 浙江金華孫鏘寧波甲 山西澤

州張謀傑太原廩 四川順慶楊有成邛州舉 四川雅州屈為龍叙州舉〔正諭〕安徽全椒鄭世鳳寧國人 浙

江山陰陳蔚章台州舉 山西保德州張裕代州舉 四川劍州謝聯輝資州舉 順天大城步以埔冀州廩 直隸

安肅解瑩河間廩 直隸永年夏景賢遵化州廩 山西襄陵李仲大同歲 山西曲沃趙本禮汾州附 山西猗氏

李丙光平定州廩 湖北麻城鄒卜善漢陽歲 湖北鍾祥袁崇奎黃州歲 廣東南海巫其蔚韶州廩 廣東海陽

盧潤清廣州附 陝西商州李毓清西安附 安徽廣德州周之冕徽州廩〔訓導〕直隸安平雷本廉冀州廩 安

徽旌德程彬廬州增 山東霑化劉玉璫濟南副 山東冠縣劉嵩嶽曹州廩 山東高苑蕭含英萊州附 河南孟

津新祖估開封附 四川大竹葉田嘉定附 吉林磐石劉遇善廂白漢附 山西汾西李登顯太原附 廣東封川

蘇若瑚廣州舉 廣東豐順彭樹榮廣州附 廣西雜谷施彬文南甯歲 四川南江黃河全資州舉 湖南永順胡

鳳儀長沙舉〔復諭〕山西交城衛萬篇蒲州舉 山西繁峙王朝瑞平定州舉 雲南江川張維宗昭通舉 四川

銅梁吳克讓成都舉〔復訓〕湖北德安府權量武昌附 貴州安順府徐臣輔石阡舉

四月分選單〔主事〕刑部安徽司張權直隸甲〔道〕甘肅平慶涇固化熙麟正白漢甲〔知縣〕福建閩清阮希元

浙江監 直隸晉傅鴻詔山東優 江西廣昌李慶恩湖北舉 湖北通城陳守謙浙江增 湖北麻城劉炳南福

津舉 浙江遂昌陳秉衡安徽監 福建永福高銘金貴州舉 安徽涇縣邱寶生江蘇舉 河南西平程嘉穀湖北

監〔縣丞〕山東長清祝慶馨江蘇監 廣東潮陽郭模山西附〔吏目〕雲南陸涼程雲鵬安徽人〔典史〕四川

崇甯韓觀華山西廩

崇甯韓觀華山西廩

開通民智書報局力量比白話報還大本館特延請著名書師仿從前上海石印書報的款式創設北京書報局

演說

◎ 達 鐵 侯 ◎

留 廠

凡人不知自重 纔招得外人欺侮 不信請看我們中國 庚子年以先 跟各國的洋人 是怎麼個光景 各國的人 走在街上 見了我們也很和平 有種討厭下流人 少見多怪 跟在洋人身後 滿嘴裏亂七八糟 好似見神見鬼一般 這種沒有教化的舉動 自己看着 都替他們害羞 洋人在前邊走 還是大大方方 不改常度 任憑你們怎樣嘲笑 簡直的不聞不見 至於國際交涉 民教案件 雖不能平等相待 也還顧得住面子 庚子年以後 人家可就有些不同了 莫說那國神甫 逼死了大令 這國武官 毆打了巡兵 就是那下等洋人 待街面上的苦漢 也是打罵隨心 全沒有一點兒顧忌 有位京官老爺 跟某國人說閒話兒 題起這些事來 說諸位全是文明國人 現在跟中國人見了面 往往趾高氣揚的 一味的驕傲 豈不怕傷了貴國名譽嗎 你猜外國人怎樣回答 他說文明國待外人 也不可一概而論 比方貴國人相見 是極講究圓通的 嘍 但是走在當街 也要分個二六九等罷 有時遇著犬馬牛羊 還肯給他作揖請安嗎 嘍 你聽這個冷言冷語 該當有多們氣人呀 可見環地球上各國 原不能一律平等 兩下裏一般強弱 纔能夠講究公理 沒鐵沒血的弱國〔中國人不是沒血 苦在流的不是地方 不會流血 鐵又何用〕連箇保權保種都怕不能還敢厚著臉皮 跟人家講說公理嗎 咳 事到如今 也不能單怪人家無禮了 誰教我們 輕自賤 自己作倒了行市呢 如今既打算轉面子 就得先求自強 要求自強 離了學問 更無別法 只是眼前應用的學問 可不是詩詞歌賦 也不是書畫琴棋 第一救急的良方 莫過於各種實業 各種科學 中國舊學雖要緊 不能跟五大洲人物爭強 舊學如同五穀 新學如同藥材 中國的病 已經到了垂危 再想拿飯治病 不但治不好 還許越治越要命 既然要自強 總得從學問上求進步 如今造下前因 最快也得二三十年後 纔能結果 奉勸少年兄弟們 千萬不可自誤前程 就連中年以上的同胞 也斷斷不可自棄 苦心天不負 有

志事竟成 只要學成一技之長 總不算是虛生一世 講到這裏 忽然想起一位老前輩來 我且把他生前的履歷 說給諸位聽聽 不但少年人聽著當發憤 就連中年失學的朋友 借此也可以長長心胸 諸位呀 但能學學這位老前輩 誰也不至於老大無成了 究竟是誰 等明天請出來便知 [未完]

### 要緊新聞

慎重警務○巡警部堂官會議 警察的事情 關係極重 第一要機密 從本部起 一直到總分各廳 另安專線電話 來回傳事 免得洩漏消息 又商議到本部 有總管各省警察的權柄 也當另立電報 已經議妥 不久就要奏辦

簡放提學使的餘聞二則○未從簡放提學使之先 學部尙書 先密告某官 叫他舉荐賢能 所舉荐的人很多 並無一個四川人 某官因自己是四川人 故意避嫌 其實辦理大事 只要無私心 不必避嫌疑 當真有大才的人 同鄉亦何妨舉薦呀

簡放提學使 開單子的時候 內中本有留學生 ○硃筆圈出之後 全是科甲中的人 並無一個留學生 這其中也有原故 初次變法 正如小船過渡 走得太猛 必出危險 留學生不可掃興 還要好好用功 學成大本事 將來的前程 一定不可以限量嘔

提學使請示辦事權限○裁撤學政 改設提學使 政務處早就出奏 為甚麼如今才見明文呢 學堂乍一立成 一切則例 全沒定妥 本打算定妥之後 再請○簡放 各省督撫 紛紛催問此事 學部不便再就擱 就立刻開單請○旨 雖然放了人 辦事權限 可還是沒有擬定 各省提學使 都到學部裏請示 還不知道下文如何

趙將軍提議的大事○日本宰相西園寺 在奉天住了三天 現已回國 他在奉天約時候 趙將軍同他談話 商議了四件事 他也全都答應了 (一)叫日本交還牛莊 (二)日本軍政司的權力 要有一定的限制 (三)盛京到新民府的鐵路 交還中國 (四)交還採伐木料場 栽培外交人材○辦理外交 也是專門學問 中國跟各國交通 向來不講求這件事 因此也就沒有這類的人

此處補註化學藥料 治五勞 此丹與衆 治七傷 治婦人 治月經 治小兒





裏能夠避瘟氣 總得去求瘟神 是了 請你去求賊

奉天人民該死（奉天）海龍府總管依凌阿 私立官號 逼指商民 每兩銀子 硬要合十吊東錢（十吊東錢

合當十大錢 十六吊有零）銀號獲了大利 商民吃了大虧 銀子一賤 米糧必貴 因此原故 民商交

困 奉天人民 該死該死

開闢荒島（奉天）岫岩州海面上 有八座島 內有一島 地方很大 趙將軍派人查看 打算開闢出來 叫

人民去耕種 果真辦成 也是一件殖民的政策 外洋各國 常常派了兵船 在大洋裏頭 搜巡海島 只

要有一點旱地 必想法子去殖民 近幾年來 全地球上 簡直沒有荒島了 全被各國給搜巡出來了

中國海面上 小島本不少 可惜都荒着不用 浙江南田島 有人說過 可以作軍港 政府叫巡撫去查

查查 糊 搪塞過去 至今還是荒着呢 趙將軍查看岫岩州的島 必有一番大振作 決不能像浙江的公

事罷 請聽下文

### 專件

今有保定武備學堂某君家信一封登出來請大家看看

原信照登○兄今在保如常無須望念近者本學堂之野蠻壓力實難筆述今就目下之事言之前有馬科學生馬夢龍  
江西人因中操忽病不能騎馬該教練官王某竟以一面之詞回堂旋牌示記過並監禁黑屋子一星期該生慟哭一夜  
次日又牌示因哭革退伊同鄉人幫路費該生之衣服全被扣留逐出學堂我們大眾又給湊些盤費臨別時哭不可言  
此人路遠無錢死活不定嗚呼忍哉又京旗學生承平者亦馬科因騎馬軟弱該教練官王某罰渠騎馬跑二點鐘甫跑  
十餘圈落馬將腿摔傷不能追馬因此也牌示記大過一次罰監禁暗室三天該生見總辦求恕當交從輕辦理該教練  
官竟將承平誑至暗室令護勇推入監禁至次早該生患病仍不放出至下午該生氣瘋暈迷勿死幸護勇挽救告知同  
學者始回提調搭至醫院刺了數針始甦而口內糊言亂語生死難定又有某生騎馬跳溝馬不前進教練官用樹枝打  
馬致將該牛摔下口鼻皆破鮮血直流該官長竟因落馬仍欲罰辦似此慘情頗多實難盡述看來我等生命皆在旦夕  
遇此殘暴官長兄祇聽命而已能到年底卒業實乃萬幸兄於上月落馬雖將嘴摔傷今幸大痊吾弟放心順候近佳

辦事端與前不同惟性文雅倚仗著以教職歸部銜選駐防府縣旗佐領國瑞年老有疾著勒令休致以示懲儆該衙門知道欽此

### 外城總廳示

查得大觀樓上烟室 時見男女不分 躺在一張炕上吸烟 不但不成事體 並且有傷風化 要是上等人家的婦女 也不肯上烟館抽烟 你們眾人 自己要分別分別 可不要叫人家看輕了 以後凡有在這個樓上吃烟的人 不得携帶婦女 賣烟的屋子 並不准掛用遮窗簾 就是帶家眷逛大觀樓 在這裏吃茶 男女也要分別箇坐位 不應擠在一間房裏 男女混雜 要人家看着瞎猜瞎說 自討沒趣 本廳為整頓風化起見 不惜剴切勸諭 自示之後 蓬萊掌櫃的 把各屋窗簾幃幔 一齊撤去 免得遮蔽眼目 招人議論 如敢不遵 或仍有男女同在一屋情事 被本廳查出 每次將你們開烟館的 罰銀十兩充公 你們可別要後悔 切切此諭

### 電報

英學界羨慕華使○路透電說 端戴兩大臣 這次出洋 英國學界中人 十分羨慕 某處大學堂 特贈端戴兩大臣 為名譽學員

英國經營殖民的政策○又說 新加坡某處 修造碼頭一節 本處商會 不很願意 英國殖民部的尙書 却是一定要辦理此事

俄議院請赦國事犯○又說 伊國議院具奏 所有為國事犯罪的人 當趕緊宣佈大赦

開通民智書報的力最比白話報還大本館特延請著名書師仿從前上海白石齋書報的樣式創設北京書報館

演 說

◎ 達 鐵 侯 ◎ [續昨]

留 嵐

諸位記得三字經上的話 蘇老泉 二十七 始發憤 讀書籍 那是宋朝的名人 發奮讀書 不嫌太晚 所說那位前輩 比起蘇老泉 還差著好幾年 此人姓達 字稱鐵侯 (名子記不清 不敢武斷) 是西城住的旗丁 幼年失學 交了些無益的朋友 大家夥兒架弄事 算他是本地光棍 可有一點兒好處 他雖仗着闖子號 絕不作沒理的事 這天在海豐軒茶館喝茶 見茶坐上有兩位老先生 滿嘴裏全是文字眼 聽著一竅兒也不通 看他兩個神情 好像看不起達鐵侯似的 心中暗暗生氣 又不能跟人家分辨 賭氣子回到家中 如同失了魂魄一樣 自己想定了主義 必要洗刷這箇羞恥 離著本街不遠 廟裏有座學房 教書先生 清早開門 忽見達鐵侯跑了進來 朝著先生跪倒 一定要拜他為師 就從今天入學 這位先生聽了 很覺為難 說道 我的達爺呀 你這不是瞎攪嗎 你真要到這裡念書 別的學生 誰還敢來呀 達鐵侯直是央求 但能收留門下 一定遵守學規 又說了許多懇切話 直說得兩淚交流 先生見他一片至誠 只好留著試幾天再看 不想這位達公 簡直的變了兩個人 從此規規矩矩 念起書來了 諸位記清 那年達鐵侯三十歲 纔念天地元黃 要叫旁人看著 還會有成功的日子嗎 呵呀 真是蒼天不負苦心人 達鐵侯本有些聰明 又搭着自己真努力 不滿六年光景 居然學會了作詩作文 這年正遇開科 大家勸鐵侯入場 他自知學力不深 不肯前去丟醜 直到四十六歲這年 真就考中七十三名舉人 明年會試聯捷 因為不會寫小楷 沒能進那座翰林院 用了個榜下知縣 唉 可惜鐵侯這等聰明 偏偏學不會官場習氣 所以浮沉宦海十年 也就告歸林下了 當年在任 很有聲名 所以就一貧如洗 只得教書為業 給門生們看看文章 後來他的門下 出了好多的有名人士 這位達大令 直到同治初年纔去世 他老先生對人說 當日海豐軒 拿我取笑的二位 實在是我的大恩人 (能有這樣思想 真是英雄) 若不是遇他二位 至今還是白頭光棍呢

那能夠明白甚麼道理呀 鐵侯的話 真真有味 有志向學的青年 趕早回頭 千萬別叫這位老八股匠見笑

# 要緊新聞

伍侍郎的好法子○南昌教案 實在不容易辦 想要隨着法人辦 全國人民 大半不以為然 要從江西紳民的主意 法人又不答應 外務部堂官 因刑部伍侍郎 很明白 交的事 特意跟他商量 據伍侍郎說道 這等重要案 總得○簡派大員 到上海中外公地 徧請中外官紳 當日驗尸的西醫 合江大令的親一齊傳到 然後大家公斷 果真這樣辦 中外官民 沒有一個不服的 並且中國也不吃虧 蔡御史的好法子已交外務部○蔡金臺御史 遞過封奏 說南昌教案 一定還得爭 另外片奏 打算跟同鄉官紳 請外洋律師 按照民事訴訟 再同法人去爭 此節已見本報 聽見人說 蔡御史的好法子 已經交到外務部去了 下文如何 訪明再登

正太路中國無主權○正太鐵路 白羊墅一段 打算由村裡穿過 路局委員 屢次跟段長商議(這個段長 去年霸佔民房 報上已經說過)答應着在村外修路 等了沒有多少日子 段長又反悔了 還是在村裏修路 因什民心荒荒 很不平靜 前任山西巡撫 叫鐵路局會議 總辦潘道台回稟 民情既不願意 只好走村外罷 這不是都定規了嗎 忽然之間 潘道台變了口了 告訴新任巡撫說 這段鐵路 若由村外修造 多費五萬銀子 走村子裡頭 並傷不了多少民房 却省去五萬銀子 豈不是好 又聽說村裡的水井 鐵路局都要給蓋上 及長出的主意 叫井上作個架子 鄉民從架子底下打水 這個法子 請段長平下心去想一想 外國有這個辦法沒有 將來井水骯髒 怎麼個淘法呀 小民的生命相關 一定要通們辦了 管保要激成變故 新任山西撫台 有電到京 跟唐侍郎商量 總是由村外修路纔好 正太鐵路事權都歸到外人手裏 潘道台並不能作主 所以遇着交涉 很是為難

路線總得要一律○中國人辦事 向來不懂得結團體 明明是一樣好事 只要兩人辦 一定是兩個樣子 各人拘定了各人的成見 萬不能夠有商量 這也是中國人的老習氣啦 頑固不化 還有可說 維新的人 也改不了老習氣 真真令人不解 就說各省的鐵路罷 原定的各歸各辦 就是這樣 也不要緊 鐵路的規矩 因牛也就下一律了 寬寬窄窄 各路是各路的樣子 這條路上約車 打算過那條路上去

那是萬不行的。這就是不聯絡的害處。好在各省鐵路。現在還沒辦齊。趕緊定出規矩來。還不至於晚。現經商部奏明。安定鐵路的規矩。各省一律。彼此纔可以聯絡。願各省遵定部章。別在弄出兩個樣子了。英使來華的消息。○英京來電說。新任駐華英公使喬滕。定於西七月七號（中歷五月十六日）由某處起身前來中國。

德聯邦歡迎兩大臣。○端戴兩大臣。到了德國之後。原定的本月初十日。起身前往奧國。德國有箇聯邦國。名叫薩旬巴。約請兩大臣。往他們那裏去游歷。由德國外務部。派員同去。到了那裡。國王格外接待。並贈兩大臣寶星。本月十六日。才起身前往奧國。

請加礦務學生的學費。○德國留學生金大敏。學習礦務多年。很有能耐。可惜財力不足。不能到礦山去考驗。駐德楊公使。有電到京。要給這個學生。每月加學費五十兩。學成回國。好叫他們幫着辦礦務。

## 本京新聞

宗室的字號不如洋字號。○中國人有個毛病。拿著不守法律當好看。越有勢力的人。越是不守法律。說到了宗室。更可以隨便作事。更不必守法律了。庚子以先。京裏各賭局。都用宗室頂門。近來辦理新政。事認真。宗室也得守法律。開賭局的人。可就不用他們頂門了。如今時局。洋人的勢力最大。開賭局的人。因此全想着改用洋人。昨天聽朋友說。東單牌樓二條胡同。有一處賭局。是美國人開的。晝夜兼賭。熱鬧非常。違背法律的事。文明國人。一定不肯做。必是中國人託名。就算是外國人開的。警察有保安人民的責任。也得查禁。

崗兵不管家務事。○齊化門南小街。堂子胡同口外。有個茶館。住著一個姓田的。為人怎樣。可知道的不清楚。他的兄弟。合他的姪兒。昨天找了他去。進門沒說幾句話。把他按在地下。就打起來了。越打越生氣。越生氣越打。始終不知爲甚麼事。打的工夫大了。廳兒上有人知道。趕緊去解勸。勸了半天。沒有勸開。只好去告訴崗兵。咦。崗兵反倒走開了。哈哈。走的奇。

總得原量原量。○有人說了。貴胄學堂。這次考試。有好些個合格的。全沒取中。文理不通。別字連篇。合那有瘋病的。一律取中。這是甚麼道理呢。難道也看人情嗎。這話還有個說法。王公子弟。也有人學堂。

讀書 總得原量原量

除了三害○阜城門外頭 有三處賭局 本報說了幾次 地面上查的很嚴 已經全收了 除了三害 痛快

吳金印專利無理○吳金印販賣草帽 並不是獨出心裁的製造 冒請專利 人所共知 後來又有人照著他辦 也在德州收買 吳金印指名控告 麻煩了好一大場 吳金印專門會運動 商部理頭 又給他續了五年專利 他的買賣 從此更該當發財 現在又巴結巡警部 呈送草帽五百頂 發給各段巡捕 不知又是甚麼用意 德州一帶 家家戶戶 都會編藤帽 吳金印坐莊收買 居然敢請專利 實在不合商律 在官場呢 不過為風氣初開 見他有思想 不得不勉勵 但五年專利 也就可觀 怎麼又給他續上五年呢

宜立社會研究所 警察本是民政 不通民情 不能辦警察 中國風氣不開 各處的民情又不同 要打算改良社會 先得明白社會種種情形 據我們糊塗人的見解 內外城總聽 必須立一處社會研究所 內城與外城又不一樣 內城宜用旗人 外城宜用漢人 若請外省人辦本京社會事 必定隔膜 所以地方自治 最是要緊 非地方自治 警察萬辦不好

### 各省新聞

小學堂辦的很糟 (奉天) 遼陽州高等小學堂 前任沈監督 認真興辦 所以學堂的規模 很有可觀 新任何子彰大令 把人家辦成的事情 攪了箇稀糊腦子爛 自從他到任以後 學務看的很輕 也不懂學堂情形 究竟是怎么回事 學堂要用錢 庶務長領款 縣官不發 等到洋教習去領 反倒給了 權柄送給外人 辦事夠多們顯幽 本地最壞的紳士 康某張某兩個人 就是縣官的心腹 借著學堂名目 在外邊招搖撞騙 縣官反事事靠了他 這樣的官紳 辦理學務 怎能不糟

獅球紙烟出現 (山東) 掖縣邱紳士 在濰縣東關 設立濟和烟草廠 自春天開辦以來 機器不多 出貨無幾 所用烟葉 又不是頂好的材料 這種烟草廠 跟沒有一樣 萬不能抵制洋貨 今接山東來信 據說濟和烟草廠 打算大加改良 添買機器 置辦上等烟葉 製造獅球牌的紙烟 不久就運到各處發賣了 製造進步 也是國家的轉機

宮門

四月二十八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掌儀司奏初一日祭 奉先殿 洵貝勒行禮

外城巡捕西分局示

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局現有擇配幼女張彩菊一口年十七歲有願領去為妻室者取具實舖保三家限自出示之日起至閏四月初九日止具呈到局註明籍貫住址營業先由本局擇其年貌相當素行安分並無妻妾者將舖保質對明確再令該幼女自擇果能兩相情願即日領出本局面發婚券並無絲毫花費為此示仰商民人等一體知悉倘有匪人託名冒領一經查出定必從嚴懲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批示

外城總辦批 據職商李世俊等續稟在福壽堂演戲集貲以助義舉一節該職商等熱心公益且所呈辦法尙屬可行應即照准仰該職商等先期將戲目呈核并將在場執事人等一齊報明人數若干來廳領取執照以便隨時派捕前往稽查保護此批

學部批 佛教初等私立小學堂呈閱章程由據呈章程閱悉應准開辦仍俟本部派員詳閱調查再行立案此批  
又批 據稟僧人覺先代稟河南新蔡縣金粟寺住持性月呈請該寺改辦僧民兩籍初等學堂等情又轉呈江蘇陽湖縣萬壽清涼寺住持清容清海呈請建設佛教海靜學堂一稟均經閱悉方外虔誠興學較諸士民尤屬難能應由地方官嘉獎維持俾資成立學堂一切課程均當遵照奏章辦理其佛教建立字樣改為某寺私立某等小學堂俾與私立各學名稱一律候分別咨行飭查保護可也此批

電報

結婚新律○路透電說 英國上議院 為男女結婚的事 又定出一宗新律 如這一箇人的妻子死了 可以續娶已死的姐妹 按英國結婚的法律 向來不准這麼辦 現在又定出新律 可見外洋各國 雖說婚姻可自由 處處都遵著法律 中國結婚 人人都說不自由 據我看來太自由 可惜不是文明的自由  
英世爵的演說○又說 英國某世職 在英京日本協會 演說英日邦交的事 又說 日本文明氣象 蒸蒸日上 足稱得起世界的強國 演說時候 在座的人 有端戴兩大臣 還有許多中日官紳

來函 請看看邊省地方官 中國各州縣 都能如此辦理 十倍四萬五千萬的賠款 也不爲難了。

黑龍江省署木蘭縣知縣辛天成來函

呵呀 我們木蘭縣辦國民捐 簡直是戴着石白子跳加官 費力不討好 怎麼個緣故呢 這木蘭縣是新設的 缺 原是呼蘭廳所管二鄉之地 呼蘭廳本有十四鄉 後來改爲巴彥州 另設一個木蘭縣 就把十四鄉內的大小木蘭答二鄉 劃出來給木蘭縣 呼蘭廳 共有錢糧地三十萬晌 每晌十畝 就是三百萬畝 分給木蘭縣五萬晌 巴彥州剩下十二鄉 共有地二十五萬晌 大小木蘭答 二十六年開鬍子 弄得十室九空 遍地荒涼 那些大買賣家和富戶 原來都住在巴彥州界內 木蘭縣的人 算是個苦到盡頭的了 我們要辦國民捐 恐怕有點子心長力短 好在我這個鄰封知州王蘭谷刺史廷槐 也還不分畛域 我們同時奉調 同時到任 平日間又談得到一塊兒 到任之後 一切警察學堂和一般的新政 我們都合著辦 不分彼此 地方倒也弄得挺靜的 這回辦國民捐 我們兩個先商量 每人出五百兩 連同寅同事都勸著多出 寫上單子 貼在大街上 先勸一勸衆熱心人 王同寅口才遲鈍 他怕說不透澈 要我演說給那些人聽 我就照著你那報上登的 和我心頭記的 都一件一件說給他們聽 好在這演說的事 我在南邊的時候 早就幹過 這回在呼蘭府哈爾濱傳家甸齊齊哈爾一帶 因爲這立商會勸國民捐的事 還借着戲園的戲台 演說給大眾們聽 這演說的功效 真個力量大 三天的工夫 就把個商會給演說成功了 還立了茶園公會 工人會 行棧公會 其實我沒費什麼本錢 就只遭踐了些唾沫 居然把他說成功 實在是夢想不到 由省回來 先在西集廠演說 果然有韋景文一家 就寫了五百兩 到了巴彥州 又在關帝廟演說 那出錢的人就很多 巴統領的兵 給我說熱了心 一個人出一元 一湊就是一千元 後來又把買賣家請到州衙來喫飯 請他們代勸國民捐 那秦玉泉一寫就出一千兩 考取咨送北洋師範生的時候 還出一個勸國民捐的題目 要他們做歌兒唱兒 他們做了出來還不算 還一個一個出了好些銀子 〔未完〕

開通民智書報的力最比白話報還大本館特延請著名書師仿從前上海白話書報的樣式創設北京書



